

淮海集

三十一卷四十



銘墓表  
贊跋遺事  
行狀事實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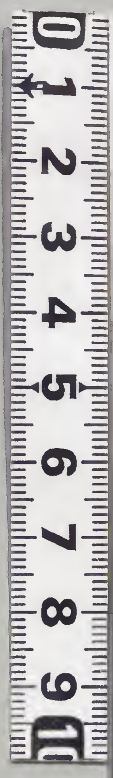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錄	五九〇
函架	函架	函架	五册

記序  
挽哀

漢書門			
類	號	函架	六〇九九
册	架	函架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99
冊數	5 (4)
函號	315 75





淮海集

卷第三十三

誌

淺草文庫



李狀元墓誌銘

秦觀

少游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

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

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

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奧衍有

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

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

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





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千萬  
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耕舉蓋三十年其得名  
宦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  
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為從事  
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  
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

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  
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  
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  
祔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

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群英大道孔夷其  
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  
只且世為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  
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階渠之壩  
把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躋弛以  
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質自閩粵航海道直抵  
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  
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  
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  
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  
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  
元遍參知識至永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語忽然  
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  
來廬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  
師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寂後廣  
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  
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為擅越士大夫所強遜去不獲非  
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  
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下筌或以方藥下至種種  
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  
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



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淝之上臨濟之後自  
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  
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任持事寓  
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  
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  
六日也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  
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  
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其嗚呼始師出世其之外  
舅救潭川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  
濟其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

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  
杜休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  
久緣契寂深者殆莫如其然則銘師之塔其何敢辭乃  
為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  
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  
無疑非遷阨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  
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  
有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基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濤始徙常州之江陰焉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搢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區定分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漚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



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恒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開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

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  
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鄉諸弟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鏡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揚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  
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  
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  
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  
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楊州江都  
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  
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  
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  
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  
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  
黽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  
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  
岡阜蟠踞鏡詞幽墟以昭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秘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云承議君嘗謂子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為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  
赴汝陽沿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原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原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

惟夫人曹東陽孀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  
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貴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  
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



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嗜先君友執之命也其  
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秦州如臯人年二  
十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  
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  
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蔡  
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  
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  
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  
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親聽不衰手足便利  
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

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擇  
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取逮反超不失  
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  
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掙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吟  
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  
蕃執耜搏虎兮更衆難自覈不迷兮貌考槃蹇民多艱



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  
蔓荆棘兮上造天與一作賦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  
漸深寃掩開自娛兮鮮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  
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為穎窟作刃研永實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師緦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恠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我  
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  
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  
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  
攷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  
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



州上接楚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南望箇  
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五市而守將任輕無節  
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  
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  
留之元豐二年納溪峇五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  
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峇將  
欲勿與夷人大恚爭噪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  
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母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  
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攻討之計公  
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

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是  
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  
生事固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  
箇怒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率不果  
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  
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  
望箇怒其年冬箇怒之首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  
云初乞弟自納溪峇五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  
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辭不受一毛  
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平



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至是節自  
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  
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  
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  
一毛為辭入冠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  
箇牟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  
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  
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處分屯奏功天子得  
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  
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

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  
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  
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  
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為請天子  
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  
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  
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  
錄使者不法事開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處不知  
所為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  
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



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為使者地  
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  
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  
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  
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  
生之少子中書公軾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  
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  
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  
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頤君既為幽堂之誌此  
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  
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贊政

秦觀少游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  
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啗自如不相瑕疵寂後一駢尾鬣奮驚背而  
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  
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趺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  
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之攷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割身戮尸之患  
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  
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烏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太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  
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畏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御暮  
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  
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少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  
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  
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癰之疾卧直舍中  
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  
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  
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越輞口莊泊  
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本蘭柴絕茱萸泝隈槐陌窺鹿柴  
峇返於南北垞航欵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  
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弈茗  
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而符仲亦為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為人沈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羗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號二高去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羗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羗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

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下數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汝南學官被召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歎聲震林木無悔瞑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



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敬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籃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敬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溫故即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少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敬君起家四十為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



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  
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  
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  
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  
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  
日雷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  
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光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

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  
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切公時在後聞變  
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  
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  
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  
劍泊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  
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負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  
宗曰是人為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  
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



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跋

秦觀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  
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  
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  
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  
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  
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  
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



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十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十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

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十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  
以為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  
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  
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  
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比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  
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  
邯鄲淳衛覲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  
中在三字木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  
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  
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家亦得竹簡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  
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  
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



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秀子墓銘也銘在秀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段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劾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適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為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少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



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播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

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



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相元自謂右軍之流  
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  
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為公論所  
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  
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  
喜後人乃弃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  
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  
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  
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宜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

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  
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  
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  
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露醉之態龍眠  
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  
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  
摹寫編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  
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



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貧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平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且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酒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醕酌邪圖中諸客泊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須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



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  
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率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  
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  
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詰之固稱  
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  
書生以詭辭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  
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  
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  
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

秦觀少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  
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  
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  
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  
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



糾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  
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  
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  
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欽州  
欽縣令欽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  
公為黜又嘗提婺源其治皆為諸邑寂豪強畏之改著  
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  
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  
炭芻豆蔬菓而羸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  
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

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  
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  
翼乞妙選賢德以為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  
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  
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  
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  
中代選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  
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少  
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  
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



率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  
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  
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考待大臣以禮侍  
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士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  
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  
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  
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  
寧初有詔待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  
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  
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

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憂  
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  
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  
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  
勸安撫使且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  
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畜銳俟時須其  
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畏無功未幾慶州兵叛  
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  
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  
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師劍南者



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  
師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  
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  
欲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  
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  
布曰鮮于其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而以  
公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  
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捕  
醵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醵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  
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

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殺置不敢問公  
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  
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為守至  
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  
懿之弊又言劍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門  
文法且各置今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他深  
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  
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  
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閭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  
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關陟見  
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  
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  
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行充  
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灤夏秋霖  
潦猶能為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  
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  
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  
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

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  
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為朝散大  
夫方在饋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且懲前事自  
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  
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乎不首也  
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  
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  
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  
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  
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



不聊生煩子駿往殺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駁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今頗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闐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

辨邪正之說為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為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逆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大故文章爾雅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  
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  
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  
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  
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  
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  
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  
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檢發統  
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廬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  
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

事少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  
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  
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  
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  
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  
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  
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  
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  
驚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  
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



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  
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  
為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  
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  
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  
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與  
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  
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  
九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  
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

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  
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  
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  
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  
嫕治家有法封某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  
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  
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  
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  
男一人姦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  
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  
頴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其被  
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  
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  
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秦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sub>一</sub>生亮<sub>一</sub>於君曾祖也  
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  
父格前通判司戶叅軍敵軍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

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  
公私歛施交錯重複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扶剔含負  
日縱月收市筭公廢無所遺漏於是叅軍以為能謂所  
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其年以入粟試將  
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  
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  
人一主於恩意叔父其為不悅者所劾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嘗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  
曰罪緣其不諱叔也榜費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為請於  
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



也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  
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  
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  
厚給使皂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  
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錄此見  
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吾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  
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處士杖屨相  
從蔬食清談為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  
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  
千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

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行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  
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  
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  
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  
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  
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貧之故士  
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為我  
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撥其尤著白者為行狀以俟夫  
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  
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  
有才藝父母獨竒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  
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舅姑考事  
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  
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  
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之喪  
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且環  
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  
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

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甚重之  
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屬也矧又如  
此生復何聊吾其次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給曰  
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為市與之遂以自服家  
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  
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  
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  
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姓卓犖斬  
斬不為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  
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



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已母故其率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溫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

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幻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



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  
曰為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斤  
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顧而不荅師因此  
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  
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  
金山之龍游川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  
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  
師繼焉而龍游王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  
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  
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臣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  
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  
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  
事委其徒覺澄王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  
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為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  
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  
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為恨得訊欣然從之題詩  
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  
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  
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



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  
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  
平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  
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  
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  
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于金  
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  
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  
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  
少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間居絕口不掛事雖交至

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  
意願與之游始用叅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  
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  
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訖事隱去州郡雖  
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  
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  
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興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地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縑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為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剗  
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  
山巔為多寶塔之右環屋其北為羅漢殿之旁如塔之  
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

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右兩廡以達于東  
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鐘樓幡刹厨庫之所相望也其  
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  
未踰再葺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  
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大廢者其  
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  
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詔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為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  
林戴山也卧龍為郡守所治而戴山少東不能正受秦  
望之謂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



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  
道各自為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閼者十六七而前世詞  
臣才士如元鎮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  
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中憑几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  
廢豈非所以為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  
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乎雖然不可使其事  
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華為十方集賢孫公既  
為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  
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  
無窮不亦躋歟觀承命擬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  
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圮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  
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  
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  
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  
至五穗者甚少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



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  
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  
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書

秦觀少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  
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  
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  
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此者先人之友喬  
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  
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  
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



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蔣邢茅昨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

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

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故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馱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措



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  
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  
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  
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  
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  
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  
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  
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  
錄在異卷贄諸百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焉夫  
大治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土某  
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起廢興  
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  
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  
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  
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啟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  
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  
濱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  
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劍之似莫耶者惟  
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  
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  
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  
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  
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  
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

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  
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  
亦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  
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匆匆而易  
其行某雖不肖切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  
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  
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  
追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



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於前日矣進宜更賜指  
教水道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  
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  
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  
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歛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  
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  
私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  
舄也竊觀今之士子戎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子

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  
為介紹談說道真以為贊獻善詞今以干謁者俛理色  
以叩閣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  
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  
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  
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  
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  
者未嘗知名閣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翫散之士  
以為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嗚聲相應仇偶相從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



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道  
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  
燕居間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  
陳固陋并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  
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  
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踈賤而教之以書使  
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  
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其牛而不  
馘敗所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曾子開答  
書某頌  
首復書太虛足下某此過高郵始得足下姓名於新書  
舅氏理銘中後遊金山遇參寥師愛其溫粹有文然未

知與足下善祭寒至京久而復見自言與足下  
指遠有騷人之風且誦且歎欣然如獲明珠大壁  
非固已識非卞和未敢謂能辨之然磊落奇怪動人  
目固已知其為希世之寶矣他日以示一二同舍皆  
嗟愛玩然後信其真靈地之珠荆山之璞也方其時  
未識足下而心亦已相親因其文而想見其為人固  
知足下之為也既而顧未及再見而行李已東  
繼辱枉書歷叙未嘗相永然而吾二人者皆與參寥  
風此非固陋之所敢當也然相未蓋所因者賢也又  
參寥以相得異乎世俗之相未蓋所因者賢也又  
示以詩賦文記七篇蓋見文章之富擴而充之何所  
至此又區區竊望足下於他日以久欲以書叙萬一  
城多故每以事奪足下既相期以古人之誼則疏數  
滯固未足道也即日且留里中或寓他郡  
春寒眠食佳否未復晤對嚮風馳情千萬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其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



舌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  
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  
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  
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  
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  
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  
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  
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  
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三  
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  
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  
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  
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  
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  
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  
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  
擯絕則內傷先人之明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



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論報無緣愧  
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由  
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  
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  
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  
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  
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  
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  
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  
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  
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于乞  
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  
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問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  
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  
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  
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  
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  
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芻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記

秦觀 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羗御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羗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眾夏人承命震恐以其眾歸初慕羗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



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  
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  
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  
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  
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  
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  
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  
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  
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  
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  
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  
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  
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  
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  
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外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  
光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  
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  
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年謁者五



人受胡輸贖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  
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  
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坐巨蟒上者一  
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外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  
四人倪伏羶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  
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  
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  
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  
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  
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

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迤而觀者  
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道者  
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檐簷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  
人或坐或行或立跣趺欵欠杖柱笠負數珠白紵山曲  
水隈塗靚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  
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倪瞰仰睇直視轉  
眴側睨旁顧迤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  
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  
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倪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  
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



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  
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  
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  
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  
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篋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膽  
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  
橐駝蟠蟒戲狢猿狻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  
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  
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  
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旣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  
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做其遺意取羅漢佛之  
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  
致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着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高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

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用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  
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  
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  
兩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  
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脇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  
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

脇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  
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  
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  
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  
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叅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特至去矣是  
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叅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鵝得

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跋尾 覽太虛題  
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辨才別五年乃自徐別遷  
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辨才聞余至欲  
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  
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余謫居黃州  
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  
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  
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盡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  
山石高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  
才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

間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  
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世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數雲為  
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  
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間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磚隸彤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  
可誦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間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  
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  
激而外者為想濁汚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  
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  
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  
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  
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竒哉  
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  
竊怪其語宏博瓌竒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  
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  
屬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  
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康孫



前叅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千  
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基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  
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  
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  
使七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  
王澤不流民氓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  
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  
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  
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  
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  
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  
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  
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  
廬干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  
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  
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  
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  
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  
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耻言鈞距惠文之事凡民  
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  
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  
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  
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  
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  
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  
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  
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  
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徒其治於東南  
棄墮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  
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  
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  
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得  
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  
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  
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  
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  
是即召作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  
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  
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  
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詞記云

勅書獎諭記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  
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  
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



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橐通行飲食捕盜  
官以故稀復遇間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  
都巡檢使與戰不勝其子死之奪仙居縣尉朱記吏卒  
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百合京  
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  
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借職錢卒萬餘黨  
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  
不解甲而賊衆詭闕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  
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  
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今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

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  
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  
其衆逃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  
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  
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  
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間安堵  
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  
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苗害絕息臣於此時幸  
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効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  
交至敢憑金石且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



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入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  
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  
是金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  
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  
四引而服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  
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曰者乃其遺物也  
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  
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庵眉老僧主之應客

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  
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  
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  
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  
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日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發  
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二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為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  
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屺搔委頓之  
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  
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闕魚龍  
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塵承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  
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土塗抱清懷絜歷千百年  
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  
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者功於  
塵垢痼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  
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  
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宵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啣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微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臯口呀  
而斷齧露其隙牙橫運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復絕人  
迹德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古景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末名御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  
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條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啓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轟立  
妬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舄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  
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已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三十首賦  
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  
汲暝燾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  
勝計嗚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



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  
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  
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秦觀少游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  
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  
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  
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  
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  
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  
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



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金忙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金改字因思昔日玉筍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魏州詩序

魏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魏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  
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  
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來去。丞相  
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幸。孰甚焉。且  
其卒章之意。欲因其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  
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太山。則干青雲人不能  
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史  
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  
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  
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余未嘗至號。竊  
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  
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  
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  
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泚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  
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  
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  
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



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  
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  
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迥與所謂君子之  
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  
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  
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  
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  
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  
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  
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否為駁而吾之駁不為  
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際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  
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  
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為序

###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或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

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



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  
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  
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  
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  
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  
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  
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  
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  
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  
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  
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以獲觀盛德之事為幸  
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鑿諸石又述其所  
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  
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栢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  
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霄優遊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  
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  
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  
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



樵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爲表  
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滎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御爲  
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  
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閣棹歌之詩至今稱焉  
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  
攬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  
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  
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  
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籩具舟艦與民共  
遊而樂之復爲詩以紀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  
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  
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  
交情時樂安之役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不忘如  
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  
風者可以興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過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  
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第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  
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慢罵索酒不肯已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  
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  
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亦出壻  
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恥與遊而余既以所見也亦不願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  
其不忍遽絕而特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  
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  
巷歎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生南軒下余出見之相  
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  
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濟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

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  
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  
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  
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  
乎子之問也嘗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  
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  
等物而已矣固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  
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



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之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  
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為送  
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  
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  
子個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  
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  
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  
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

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度不復以筆硯為職  
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  
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  
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  
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  
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  
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  
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  
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  
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



或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  
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訇而而易其行於  
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乃以副本  
來屬子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始撥  
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  
宗嚮經術亦非至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  
數月有雙爪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

一九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  
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  
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  
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  
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  
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  
穎之木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  
靈龜之屬輝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  
阜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  
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



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  
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叔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  
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  
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揚寶得王母使者  
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之生賜之生彪凡四世為  
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  
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  
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

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  
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羗獄上  
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有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使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羗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  
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悅  
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不事  
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  
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一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  
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入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相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為序贈之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淮海集卷第四十 哀挽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外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末厚陵  
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蒸嘗即治隆  
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閑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閣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賔盛挽者轉哀新鸞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  
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成名凶訃西來上為驚玉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祭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舳艫以樞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慢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外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氣兮而扶輿篤生我  
公身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鄆封  
逮去邑而為世師世師李葉曰其神禹之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  
兮物應乎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遲而去速兮固前

修以跋躄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  
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謀平東觀兮裁誥命乎西  
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  
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  
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  
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道雷滅而焮逝天不憖遺一  
老耆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  
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墳膺而希鬱兮聊  
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  
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  
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成兮罹禍  
艱於不虞顏色炫兮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  
偕處兮忍此奄奄而整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  
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  
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  
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  
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羗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  
虛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  
生之欵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  
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  
增慟兮涕清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  
旣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策後夜中少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  
雨雙龍合山川吊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辭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鞅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髮奮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措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之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允爾雅經術自名家正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  
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筴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闕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襁加三事哀奠致兩宮輿  
薄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過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藜若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齷齪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迢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  
盡抄遺藁入名山

岵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攬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摟摟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待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裁冠<sup>峩</sup>侍冕旒白頭淹郵外諸侯篋中尚有東封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

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平

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昔鮑昭陶潛自作哀挽其詞哀讀予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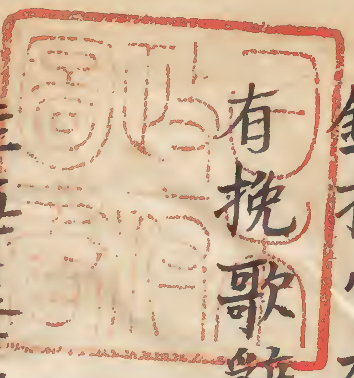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閨奇禍一  
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

海豈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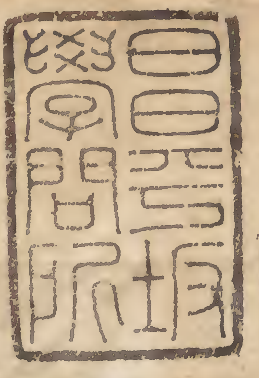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蘚紙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

有挽歌辭



淮海集卷第四十





5  
6



